

牛听得懂人话

■孙道荣

到了春耕时节，刚从外乡搬来的黑娃家，没有牛耕地，急得直跺脚。爹就让我牵着我家的牛，借给他家耕一天地。

黑娃的爹，欢天喜地给牛套上犁，去耕地。我和黑娃也跟着到了地头，一边玩耍，一边看他爹耕地。除了玩耍，我还藏着一个小小九九，我怕黑娃爹犁太多的地，把我家的牛累坏了，更怕他抽打它，我会心疼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刚下地，黑娃爹就遇到了难题，牛不肯拉犁往前走。这可怪了，一头耕牛，你只要给它套上犁，它就知道要耕地了，它就会本能地拉着犁往前跑，怎么到了黑娃家的地里，牛就死活不肯往前拉犁呢？黑娃爹着急地在牛屁股后面喊，“走，走，往前走！”牛不听他的。牛当然不听他的话，你说走，它也不懂啊。我爹只要喊一声“驾”，牛就心甘情愿地往前走了。我告诉黑娃爹，你不能喊“走”，你得喊“驾”。黑娃爹说，我喊的就是“驾”啊。我明白了，黑娃爹是外乡人，也许他们那儿走就是驾，他们那儿的牛，也是听得懂走的。但现在这头牛是我家的，无论是我爹牵着它，还是村里别的男人借它去耕地，都是喊“驾”的，它只听得懂我爹和村里人的话。没办法，我只好跟在黑娃爹的后面，大喊一声“驾”，牛就拖着犁，往前走了。

如果是40年前，你正好路过我们村，你就能看到这搞笑的一幕：一头牛，一个大人，还有一个小孩，一起共同犁地。牛走到了地的尽头，

我就喊一声“喔”，让它往左拐，或者喊一声“撇”，让它往右拐。遇到大的土疙瘩，或者黑娃爹将犁插得太深了，牛拉不动，需要人帮帮忙，我就喊一声“吁——”，声音要拖得长，像牛的尾巴一样，牛就明白，是要它停下来，不要使蛮力往前拉。有时候，想让牛往后倒一倒，像倒车一样，也是喊“吁”，只是这个“吁”，要连着喊，而且要短促，牛就心领神会，将蹄子往后挪挪。

牛聪明着呢，它听得懂主人的所有指令。你牵着牛，过一条沟，你想让牛跨过去，或者路上有个农具，或一堆刚收上来的谷物什么的，你想告诉牛，别踩着了，你就告诉它“翘”，它就明白了，大步地跨过去，既不会掉到沟里，也保证不会踩坏了农具或谷物。后来念书了，发现“翘”这个字，笔划真复杂啊，经常写错，牛竟然能弄理解这么复杂的“翘”字，它要是读书识字，指不定比我们全村的娃都厉害。

牛犁到一半地的时候，我看见它喘着粗气，宽大的嘴角边全是白沫，我就知道它累了，也渴了。我赶紧喊一声“稍”，牛就停住了，还扭头看了看我，泪眼汪汪。我心疼得不行，让黑娃爹将套在牛脖子上的鞍卸下，我牵着它去边上的池塘，让它喝饱了水，又让它卧在地头，歇息一会儿。我相信，天下所有的老牛，都最喜欢“稍”这个字音了，因为一旦听到“稍”这个音，它就知道，可以歇息一下

了。长大之后，我从字典里查到稍字的意思，正是休息的姿势，但是，稍还有一层意思，表示略微。对一头牛来说，它的辛劳的一辈子，只有一次次短暂的“稍”，接着继续卖力地耕地，永无止境。就跟我们人的一生一样。

我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已是黄昏。我没有骑它，我知道这一天，它太累了。平常放牛的时候，我都是骑在牛背上的。个头大的孩子，能抬腿跨上牛背，我做不到。我都是从牛头骑上去的。双手摠住牛角，喊一声“低”，它就会低下头，让我双脚跨上它的额头，然后，一抬头，就将我稳稳地送到半空，顺势就骑到了它的背上。它听得懂“低”的意思，但是，不是任何一个人，让它“低”它就会低下头的，我家邻居小狗子，任凭他怎么呵斥，声嘶力竭地喊“低”，它也绝不肯低下头，让他骑上它的背。我家的牛，与小狗子家的牛干过架，小狗子用柳条，狠狠地抽过我家的牛，它一定是记住了。

后来，我不用喊“低”，只要我走到牛头前，双手搭在它的角上，它就会低下头。一头牛，是懂得恨，也懂得爱的。

我家的牛，就很听我奶奶的话。耕地前一晚，奶奶都会半夜就起来，给牛喂草。本来，你给它一捆草，它就自己吃了，并不需要喂的，它既不娇气，也从不挑剔。但是，农忙时节，一头牛要耕太多的地，就需要给它多一些营养，在草里要加一些谷物。奶奶用草包起谷物，塞到它的嘴巴里，它慢慢地

咀嚼。喂牛的时候，奶奶还会跟它讲话，告诉你，要耕很多很多的地，你要辛苦了，诸如此类。牛能听得懂奶奶的这些话吗？我觉得它可能听不懂，但它一定会感到了奶奶对它的善意，在耕地时，他就不会怠工，也不会撒脾气。有的人耕地的时候，牛稍不听话，或者耍起了牛脾气，就用鞭子抽打，我爹从不会鞭打它，一头牛，帮你耕了一年又一年的地，你怎么忍心抽打它呢？

只有到了冬天，农闲了，牛也才能跟他的主人一样，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它脖子上因为长久磨砺的疤掉了，长出一层新肉。牛的身上，到处都是皮糙肉厚，唯此一块，总是一层又一层，被磨破，长出厚厚的茧子，掉了，再长出新的一层，像村里所有男人肩膀上的那块肉一样。它们躺在暖暖的光线下，不停地反刍，这是它们歇息下来之后，总是在做的一件事情，仿佛在回味着田间地头，那辛劳而又充满希望的一个个苦日子。

现在，你在农村也难得见到一头耕牛了。有一年，我到贵州一个叫七孔桥的景区游玩，竟然意外地看见了一个农人，牵着一头牛，在桥上来回走着。桥的这头，很多游人在拍照，原来，他和那头牛，都只是一个道具。农人牵着牛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熟悉的“驾”，那一刻，我竟莫名地泪流满面。

夜航船

凡人脸谱

楼下的怪邻居

■瞿春红

我工作不久后，在父母资助下，有了人生第一套房子，从此万家灯火中亦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盏。然而，烦恼很快接踵而至。清晨出门，门上贴着的字条赫然映入眼帘，揭下一看，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注意事项，最过分的是九点之后电视机声音关低，走路要放轻脚步……一瞬间，我仿佛坠入师范宿舍的梦魇。即便纸上字迹雄健洒脱，也难以抵消我对这位好事邻居的厌烦。我把纸团成一团，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当天晚上，伴随着咚咚的敲门声，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子堵在门口，两道电一般严厉的光芒透过防盗门的铁栅栏射向我：“我住你楼下，已经过了九点了，麻烦你走路声音轻一点。老年人心脏不好，晚上睡觉容易受惊吓。”我猛然想起早上那张便笺，顿时像被老师

往事悠悠

我的老坐骑

■孙达

老家重新装修，一些老物件也被清理了出来，其中就有我的老坐骑——铃木摩托。这是我工作第二年，用自己的工资买下的第一辆机动坐骑，花费了将近一万元。那一年，紫荆花开得蓬蓬勃勃，一如第一次做了万元户的我心潮澎湃。我走进萧绍路上一家摩托车店，一众摩托车中，这辆红色铃木气派非凡，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视线，我真有一种直觉，我在寻找和挑选坐骑的同时，这辆摩托车同样在养精蓄锐，静待主人的慧眼。踏上坐骑的那一刻，脑海中忽然闪现出六岁时第一次坐摩托车的瞬间。有一天，村里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骑着一辆我们从未见过的突突响的两轮机动车，车前的大灯上方竖着一块“I099089”的车牌，宽阔的把手上方是两个大大的后视镜。村里见过世面的人脱口而出“嘉陵摩托”。摩托车的主

城市表情

我是一条孤独的寒流

■孔鸿德

我是一条孤独的寒流，我不能在喧嚣的繁华稍做停留，我默默惶惶地疾行在茫茫无际的荒漠。昏星将至的时候，牧童携挽牧羊女跪拜在神父前开始了最壮丽的祈祷，被遗忘在日落山中的空苇的哀音将依然翘首而望的老母雕塑成了一尊坚硬的化石；教堂的钟鸣在刺耳的喇叭声里低弱地残息，躲在七彩迷幻的

霓虹灯里翩翩起舞的是经久不衰的飞尘。

我视而不见，孑身而过，这里并不能将我滞留，我是一道清贫的寒流。清晓的静幽，澜起游鱼儿快乐谐和的凌波，那低吟缓和的鸟儿，则用它们软弱的乞求把身周的密林坚守。

我不做叹息，望而止步，这里并没有我逗脚的身由，我是一道流浪的寒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

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

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

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

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

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

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

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

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

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

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

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

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

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

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流。

划一个长弧，我终于来到荒漠。

我四处寻找，试图在惊喜中掬起一泓足以止渴的清泉。我准知道，就是

我翻遍你身上所有的乳丘，将你滴落得胴体透明，也吮不到你半点一滴的甘乳。你是一个冷酷的荒神。但是，即便是我的骄傲注定要枯萎，我也

仍旧将要以我的摧枯拉朽的魅力把你

灯下漫笔

消逝的青春

■李敏佳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题记

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无论岁月如何洗涤，我们始终无法忘记青春那些美丽的片段，始终无法将青春扔出心怀。

如今我已是一位高一学生，却仍为我拼搏的初三，奋斗的青春热泪盈眶……

“我宣誓，我会珍惜接下来的每一秒，不做愚蠢的彷徨，不做懦弱的退缩，不做可耻的浪费。保持高昂的情绪，坚持到底。”百日誓词至今仍荡漾在脑海，忘不了那震天的呐喊声，忘不了那向命运宣战的嘶吼，更忘不了破釜沉舟、自断后路的果敢。一张张坚定的脸，一双双紧握的拳头，一个个，一对对，构成了无悔青春里最美的画面。

“你们贴在墙上的目标要是没实现，你们后悔吗？”记得当时同学们的回答不是“我不后悔”而是“永不退缩”，这种为理想不管结果的精神只有在青春里才能尽情挥洒。

记得教室后面的目标墙上有一条与众不同的纸条，当别人的纸条上写着“考上萧中、杭二”的时候，它上面这么写着：“为了理想流光所有的汗水，把目标定在你永远也达不到的地方，但是最后，你还是要达到。”这句话一直震撼着我，这是只有青春才能发出的怒吼，这是只有青春才能体现的张扬，这是只有青春才能拥有的美丽。

在你悲伤的时候，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不妨回忆一下青春那动人的画面，找回那种悍不畏死的精神状态，也许你真能鼓起勇气面向坎坷对命运宣布：“所有一切不能让我死去的磨难只会让我更强大。”也许你更能抬起你不屈的头颅向苍天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是啊！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正值青春的我们是国家的希望。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而今，青春正在我们手中，我们不能容忍青春在我们手中白白流逝，我们不能在叹息声中虚度光阴，我们更不能在叹息声中了结生命，那么我们就让奋斗的青春之花永远绽放在我们心中。

往前冲才是青春，向阳盛开才是我们。只要热情犹在，哪怕青春消逝。要记得——那是青春留下的痕迹，是奋斗留下的芬芳。

即使前方泥泞纵横，我也要踏着泥沙砥砺前行，这才是我炽烈且耀眼的青春！

世相百态

散落在世间的“菩萨”

■李希锦

盛夏，我和妻子回故乡待了几天。那天清早，和妻子带着母亲，去镇上宠物店给母亲养的黑色卷毛荷兰水犬剪毛。宠物店师傅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到店，时间充裕，于是提议去镇上公园走走。

来到镇西北侧的呈祥公园，偌大的公园，树木葱茏，三三两两的人们跑步健身，公园中心池塘，荷花开得正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池塘边一簇簇水生菖蒲，随风轻摆，摇曳多姿，几只通体洁白的鹭鸶旁如无人地兀立不动，几羽黄雀鸣啾着在柳树枝间嬉闹，一派里下河地区恬然的水乡风景，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我和妻子陪着母亲边走边聊，“母亲在国外给我买来的乳胶枕太好了，柔软，暖心。”母亲提到她的宝贝孙子，嘴角、眉眼洋溢着疼爱 and 欢欣，又跟我感慨说，“这个公园真漂亮，跟杭州西湖差不多啊。你们能陪我到公园走走，就是最好的陪伴。”在池塘边，我用手机给母亲拍了几张照片，母亲脸上的笑靥又如荷香四溢开来。

在公园里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又开车到镇西南边的云山禅寺，可惜，疫情管控，云山禅寺不对外开放，我抱歉地跟母亲说：“本来想来寺庙里拜拜的。”向来随和的母亲浅浅地点点头，“没事没事，来过就好。”

那天，在镇上兜兜转转，游玩了两个小时，我们开车回到村里。

路上，我神秘秘地跟母亲说：“今天还有什么大事呢？”母亲一怔，疑惑地问我，“什么日子？”我说：“你忘了，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六，爸爸的生日啊。”母亲一惊，“是啊，你爸爸的生日我记得的，我以为是明天呢。”于是，赶紧张罗去小街上买来豆腐、卜页，烧了简单的几个菜，给离开我们八年的父亲“供”一下。

五百年前的王阳明，曾经去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庙，和寺庙里的和尚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王阳明问枯坐念佛的和尚：“你家里可还有人？”和尚应答：“家中还有高堂老母。”王阳明点了点头，追问：“离家数年，你可想念她？”和尚闻言，半晌不曾言语，末了，愧疚地说：“母子连心，怎会不想念她呀。”王阳明随即冷笑道：“父母本是在世佛，何须千里拜灵山？”王阳明说罢，挥了挥宽大的衣袖，头也不回地走出寺庙的大殿。第二天一早，和尚收拾行囊，离开寺庙，重又回到老母亲的身边。

在家乡的短短几天，牵挂着几位尊敬的长辈。自然，拎点水果、营养品，去看望年过七旬，家境窘迫、腰已弓成虾的堂叔堂婶；去城里探望风华正茂之年引领我跑销售的金师傅，他现在退休在家，照顾陪伴饱受类风关节炎折磨的师娘。

站在时光的掌心，我总在想，身边的长辈，不就是人们心心念念、跋山涉水去拜的“菩萨”吗？一缕关怀，一语关切，一响陪伴，人间的桃花源景象，就这样温婉柔软地呈现在你面前。